

阴山木兰

北齐
皇朝
鲜卑时代

兰草
●
著





鲜卑时代
阴山木兰

兰
草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山木兰:北方星灿——鲜卑时代/兰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04-09361-8

I. 阴… II. 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1609号

北方星灿 鲜卑时代
阴山木兰

总 策 划 邓九刚
作 者 兰 草
责任编辑 李 杨
装帧设计 马东元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15×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09361—8/I·1876
定 价 28.00 元



卿卿艾卿卿
何女何所思
昨夜见军帖
阿爷无大儿

木兰当于织
何女何所思
可汗大点兵
木兰无长兄

女亦无所思
军书十二卷

卷卷



文学抒写的鲜卑时代

(总序)

早在2世纪中叶,鲜卑族崛起于亚洲的东方,这个强悍的游牧民族经过休养生息与发展,于公元4世纪初穿越阴山山脉,以铁马金戈之势,闯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表演惊心动魄的悲喜剧。

他们先统一了长城以北的广袤草原、大漠,建立了魏国(历史上称为北魏),定居于盛乐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县),随后挥戈扩土,于公元439年统一了中国北方,从此掀开了北朝历史的第一页……

自魏世祖拓跋珪称帝到周静帝禅于隋,历史走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这个时期被史家称为“鲜卑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主宰中国半壁江山的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充满了纷争、对抗的动荡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洋溢着血性与冒险的传奇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竞争与融合的多元化时代。

这个独具个性色彩的时代,曾被古代的历史学家有意忽略和歪曲。因此格外吸引当代人探究的目光,令他们久久地在此流连忘返……

正因如此,内蒙古的多位知名作家,才用文学的形式,做出了再现鲜卑时代的努力。他们经过多年对历史的研究与探索,写出了多部反映鲜卑时代的长篇小说,生活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那些人物。

这套书凝聚了鲜卑时代的历史,众多人物演绎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成败

悲欢。

他们是皇帝、太后、公主、将军，他们也是有着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他们作出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也有着男人与女人所追求的欲望与爱情。当壮烈的历史活动与人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小说艺术最能打动每一位读者的情感和心灵的时候。况且这些曾经载入中国正史的历史人物所生活的历史场景，都通过作家灵动的笔锋一一再现，那古老质朴的自然景观，那绚丽如画的民风民俗，那神秘浪漫的人文环境，那丰厚灿烂的多元文化，都将给读者哲理的启示和美的享受。

卷

首

语

故事发生在北魏时期,描写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与柔然人争夺草场和领地发生的战争冲突。重点刻画了木兰等一批鲜卑与柔然将士在特定环境中纯朴、真诚、勇敢、忠烈的人物性格,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

阴山南麓,黄河之滨居住着一个鲜卑部落,依山傍水,牲畜成群,百姓过着安宁的生活。突然,漠北的柔然人大举入侵鲜卑人领地,可汗点兵,募兵马,扼守边关重镇的要塞——怀朔镇(今包头固阳)阻止柔然人南侵,危及中原。

小说以“神骠归主”,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开篇,展开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和充满悲壮色彩的传奇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心理刻画细腻,忠孝、情爱在刀光剑影中有时柔情似水,有时残酷,令人战栗。

木兰既是一个奇女子,又是一个普通人;既是征战沙场的巾帼英雄,又是柔肠百结的多情女子;她精忠报国不得不刀枪见血,面对无辜的阵亡者她又痛断肝肠。功成名就后,正要解甲归田与心爱人完婚时,昏君天子却封木兰为西宫贵妃。木兰仰望苍天大声疾呼:男尊女贱,何人以为,天理何在!

开 篇

一轮红彤彤的火球从天边黑漆漆的夜空滑出一道耀眼的弧光坠落了下去，闪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木兰将军仰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难道这就是我征战十二年的忠心赤胆，疆场上浴血奋战，用不屈不挠的生命守护的江山？难道这就是我用忠贞不渝的信念，挥洒热血捍卫的朝廷，竟然在这旦夕之间就毁灭在这深宫高墙之内。自以为能用贞操厮守一生的尊严和真爱，瞬间便让这奢华和权贵不问青红皂白轻而易举地砸碎了，夺走了。”

木兰拖着沉重的脚步踱到窗前，轻轻推开两扇紧闭的窗棂，仰望着幽蓝苍茫的天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深夜的风是那样凉爽：“如果屈服于这些奸佞权贵，贪心于眼前的荣华富贵，我岂不成了被世人唾弃的罪人，必将招致天怒的惩罚。一个背叛自己心爱的人的薄情小人，还有何颜面活在世间，今后也只能在沉沦中度日，在忏悔中等待死亡的解脱。如果那样，爱还会有什么生机和尊严，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突然，木兰顿觉天地澄明，万物澄明，隐隐作痛的心也澄明了，澄明得脱离了躯体，如草原上的夜风轻盈而幻梦般升腾起来，在那阴山茂密地绿野中，在那波澜起伏浩渺的草原上，在汹涌澎湃的黄河边和硝烟弥漫的沙场上……转眼间，一切的嘈杂溶解为一片沉寂，静谧的草原上小溪缓缓地流淌，

漫山遍野盛开的野花，还有阿妈煮熬奶茶的那一股股淡淡的奶香和缕缕青白色飘缈升起的炊烟，那忽隐忽现袅袅升起的地方，不就是我心灵中美丽的天堂吗？

木兰两道柳眉紧紧蹙了蹙，毅然拔出短剑高高扬起，对着苍天大声疾呼道：“女为男所做，女亦男所雄！男尊女贱，谁人以为？天理何在！愿苍天作证，今生我不能与海大将军成对，来生也要成双！”话音落处，木兰手腕猛得一翻利剑直刺自己的胸膛。“扑哧”，整个胸膛爆裂了，一股勇猛的鲜血发出一声悲壮的叹息喷射出来，曾经一万个美好的生活憧憬就在这一声叹息中了结了，一个勇烈又千柔百媚的女子，带着生命的美梦呻吟着溶入了透亮的靛蓝之中。接着，木兰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声战马的嘶鸣，熊熊的火光和“轰隆隆”的马蹄声震碎了靛蓝的天空，浓烟滚滚中，血肉模糊的战友们伸着求生渴望的双臂，无辜的生命在一片恐慌中战栗，那是生命最后一刻的希望和绝望，木兰昏沉沉呓语着，盘旋飘忽在空旷的红海中……

木

兰

北
朝



第一章

连绵起伏的阴山在阳光的折射下，石壁泛着青色发白的千仞。山脚下一条忽隐忽现，难辨的小道通往山外，小道是在丛生的杂草和茂密的树林间隐蔽地延伸出去的，好像故意不让人看见似的，行人如同行走在树篱后面一般隐蔽，就像从遥远的东部草原迁徙来这里居住的鲜卑人一样神秘。

从崎岖山野小道出来，便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苍茫绿色。

“阿爹，小心慢走！”一位青衣少年铜铃般的嗓音喊着跳到路边，又顺着深深的绿草坡跑去。

一位花白胡须的老人紧步跟在后面，显然他被扑面的清风呛了一口，“咳儿、咳儿”地咳嗽起来。青衣少年一跃像飞似的落在老人身边，同时揽住那老人的一只胳膊，一只手在老人背上轻轻地拍着。

“阿爹，您歇一会儿吧！”声音里充满关切。

那老人喘了几口气说：“抓紧走路吧，出了这片草地就是卖马场啦！”

没走多远，前面遇到了一条弯弯曲曲从北山流来的小溪，溅着一串串水泡，在闪亮的白色、青色、长满绿苔的鹅卵石上湍急地奔向远方。他爷儿俩的脚步也同这潺潺流淌的小溪一样清爽快意，两个时辰不到，眼前就是人头涌动战马嘶鸣的马市了。

“穆孤！你是行家，就买这匹良种好马吧！”卖马人老远地就吆喝走来的一老一少。

一匹棕红色的高头大马，目光炯炯地望着这一老一小走过来。一路上慢慢腾腾拖着病身子的穆孤，一下子来了精神劲儿，腰板儿挺了挺，两只小口灯笼裤腿也直了，腰间紧系齐胯镶边的紧袖袍间扎的绣有图案的宽腰带，一副武士模样。他灿烂的笑容里，对这匹马有百般的爱慕：“真是一匹好马呀！”他转过一半身子对那少年说：“木兰，选马先要看它的皮毛的亮色，再看它胸脯的宽度和胸肌，还有它四条腿的肌肉和高度，颈梁上的长鬃是否整齐合拢。”说着，穆孤围着马转了一圈儿后，揽住马的头，脸对脸蹭了蹭：“这马要多少钱？”卖马人把穆孤的手拉进他的袖筒里比划了几下。穆孤抽回手后，摇着头说：“太贵了，我们是普通人家。”

木兰见此状，赶忙拉起阿爹就走：“它太高太大了，根本不适合我骑！”

卖马场上的马，个个都像剽悍的鲜卑帅小伙儿，越选越不知该选哪一匹为好。穆孤领着木兰停在了一匹灰褐色带深棕色斑点的马前，穆孤在马的前胸拍了拍，又拍了拍马的四条大腿根，弯下腰按了按马蹄的脚脖子说：“欸，好马！是匹性子暴烈的种马。”话音未落，只见那马前蹄腾空而起，扬起脖子“唉儿、唉儿”地嘶叫。木兰见此，腾地一跃就骑到马背上，紧紧抓住缰绳前后拽了几下，马就乖巧下来了。

卖马人惊喜地说：“小小少年，却有着如此高超的驯马技能，真是了不起呀！就看在你能驯服它，给点钱，我就把这马送给你了。”

穆孤憨笑望着木兰说：“还不快谢谢大叔！”

木兰双手抱拳道：“谢谢大叔！但是怎能占您老的便宜，我有几文钱，就买几文货。”

卖马人更加赞叹道：“没想到小小年纪，这般仁义，将来一定是可成大器之人哪！”

木兰突然听到了一声好耳熟地嘶鸣，心怦怦直跳，拉起阿爹四处张望。终于，被一束雪白雪白的光柱吸引过去，她高喊一声道：“阿爹！我曾在梦里见过它！”

一匹白刷刷、油亮油亮的骏马，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真真切切展现在他



们父子眼前，银白色齐刷刷的长鬃如迎风飘扬的战旗。只见那白马两只前蹄轻轻一跃，后足在原地一蹬，抖擞着银色的长鬃，深情地望着木兰，又发出一声嘶鸣，就像老朋友相见问候一般。

穆孤拍打着白马说：“虽窈窕有佳，但筋骨如铁，不错！好马。”

卖马人欣喜地拍着白马：“我的神驹不吃不喝安静了两天啦，真让我好不心痛！马是通人性的，真是缘分哪！它是在专门等待你们呀！”

木兰兴奋地一挺身子，身轻如燕跃上马背，轻轻抖动缰绳，双腿一蹬，清脆地叫了声：“神驹！”那白马一声长嘶飞奔起来，转眼之间，白马如一道银色闪电，飞出了卖马场，奔驰在跑马道上。

木兰一色开叉对襟青衣，套一件镶着雪白狐皮毛边的坎肩，红色尖顶护耳帽后飘着白丝带，脚蹬一双纳线绣有蓝色花纹的深色雍靴，在马背上一起一伏，张力似鹤，速度宛如一匹天马横空划破天际在霞光中遨游，又像天边飘浮着的青色花纹的白哈达。被这奇迹征服的人群蜂拥到跑马道的两侧欢呼、赞叹！一匹匹骏马前蹄腾起扬脖嘶鸣，兴奋不已。木兰收紧缰绳拨马返回到卖马场时，好多人又紧跟着围拢了上来，拍手叫绝。卖马的主人兴奋地从木兰手里接过缰绳叫道：“你俩可真是天造的一对，地配一双呀！”

穆孤这时有些怯声怯气地说：“我们可是普通人家，恐怕配不起你这匹神马喽。”

“好马配好主，天经地义。这位老哥哥，你能拿出多少钱，就算多少钱吧！这匹马就归这位英俊的少年啦！估计他也是备马出征吧！”卖主慷慨激昂的一番话，引得一阵叫好声。

木兰拱手行了个大礼说：“谢谢这位小叔，在下永生不忘你的恩德，我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神驹的。”

卖马人过去拍了拍“神驹”的脑门子欣慰地说：“那我就放心了，你可要好好服侍你的小主人。”

穆孤见此情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递给卖马人。卖马人又从中拿出些钱递给穆孤说：“退给你这些，去西市再配上些鞍鞮，辔头和长鞭吧。”

围观者中，有两个乡亲认出了木兰父子，喊道：“穆孤！你好神气呀，有这么个英武飒爽又懂事的儿子。”另一个认真地问：“穆孤，去年我到你家去，

你儿子还是个小孩子，还不到一年他怎么就长成个小伙子？莫非你有两个儿子？”

穆孤愣了一下，打个哈哈，赶忙招呼上木兰就走就说：“嗨！咱草原上的孩子就像土地上的草，见风就长吗！”

木兰把阿爹扶在马背上，她牵着那么顺从的“神驹”不到一个时辰就来到西市。这里人群聚集，摊铺上陈列着四方的土特奇珍。有鲜卑人用皮毛和毛织物制作的衣冠，还有银器、玛瑙和珊瑚装饰的妇女头饰、配饰，绣花贴花、镶边图案的手工艺品，有镶着各种图案的刀鞘和被抽出试刀的长刀短剑，还有用牛角粘贴皮绳捆绑制成的弯弓和各种各样箭簇。木兰却不自觉地驻足在色彩鲜亮的服饰摊儿边，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好不心喜。

“就你这俊模样，下辈子转世成女儿身吧，穿上一定光彩照人。快走开！把我这么贵重东西别给弄脏了！”

木兰心里好大不快，心想……这时，忽听阿爹大呼小叫地喊起：“木兰！木兰！快来这里！”

木兰顺着爹爹的喊声跑了过去。忽然眼睛一亮，刚才那心里的不快顿时无影无踪。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啊呀！这么多的品种和颜色？”

的确，到北魏中期鲜卑、柔然、突厥和回鹘时期的色彩有了很大的变化。单说眼前摆着的鞍鞯就有多少种，用木头雕出，镶嵌着银、铜、铁各种饰物，垫在马鞍下面的是皮毛和毡子用手工纳线绣出的鲜红、鲜绿、蔚蓝和金黄等颜色的动物犄角图案。还有用驼毛、羚羊毛、山羊毛纺织成自然色彩的小草、小花儿图案。木兰在惊奇地欣赏着这些色彩斑斓的鞍鞯时，也顺便询问了一下价钱。木兰指着边角处一只没有什么装饰，用羚羊毛纺织成的鞍鞯说：“阿爹，咱就选这只吧！”

卖主有点失望，但又马上堆起笑容，感叹道：“有眼力，有眼力！尽管它是最便宜的一种，可它不失这自然的本色。你看这土白色的边缘上纳了一圈粗麻线，还有一圈细线条的蓝色花纹，很适合你这匹白马佩戴。”

木兰从卖主手中接过鞍鞯，轻轻地抖了抖尘土，然后轻轻地放在“神驹”背上。

卖主又惊叹地深吸了一口气道：“神了，真是神了！物归原主！”他兴奋

地手舞足蹈起来。突然又想起了什么，爬在摊位下面翻了一会儿，拿出一支长鞭甩了一下递给木兰，像个孩子般的高喊：“再看看这个，我一直都舍不得卖掉它。”

木兰眼睛又一亮，接过长鞭欣赏。长鞭的柄部一尺多长是用本色的牛皮筋紧紧绕成，柔韧有力的鞭柄，鞭绳的前部分是用雪白雪白的马尾编成的由粗到细的长辫儿，不细看的话，还以为是一根细皮条，可一掂却沉而有力，鞭梢处拴着一缕散开的马尾。木兰由衷地道了声谢谢：“好家伙。”她轻轻一跃，来到摊位后面一棵足有两人之高的沙枣树下，望了望，又轻轻挥起长鞭，“飏”的一声，一串儿银黄的沙枣，带着几片挂霜的绿叶落到木兰的另一只手中，木兰顺手把那一串儿沙枣递在瞪着眼张着嘴的卖主手里。见此状，忽霎霎围过来十多个观众叫好：“再来一个！好鞭技！好鞭法！”卖主仿佛刚从梦中惊醒过来一样，吭哧了半天，才直眉瞪眼地指着天空盘旋的两只飞鸟喊道：“你，你如果能抽下一只鸟，我就，就把长鞭送给你！”

木兰抬头望了望，摇着头皱了皱眉，自言自语道：“我怎能要它们的性命？多可爱的飞鸟。”围观者喊道：“快抽！抽呀！”有的干脆喊：“鞭子是你的啦！抽下来鞭子就属于你啦！”就在此时，又飞来一只小喜鹊，嘴巴里衔着一个小小的沙枣枝，枝叶上有一粒银黄的沙枣。木兰说时迟那时快轻轻跃起，来了个燕子展翅，同时长鞭一挥道了声：“对不起啦！”那喜鹊一惊，完好无恙地飞跑了，那叶枝儿上的一粒沙枣却落在木兰的兰花指间，她顺势把长鞭丢放在摊上，围观者一片掌声。

“木兰儿，休得戏弄。快快赶路。”穆孤走上去，把银两递给卖主：“这是买鞍鞮的钱，你看够不够其余的我们就不买了。”木兰赶忙抱拳谢了卖主。又抱拳对阿爹说：“是兰儿不懂事，让阿爹久等了。”

穆孤道：“还不快快赶路！你娘在家一定等急了。”

木兰把爹爹扶上马背，正要起程，只听身后一声大喝：“站住！且留步”穆孤调转了马头，木兰也转过身来。

穆孤道：“我已按约定付了你的钱，莫非卖主又抬高了价格还是反悔？”

卖主双拳一抱说：“男子汉，大丈夫，咱说话要算数！”

木兰望了望爹爹，又望着卖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走上前去：“大叔别

急，有话好说。”

卖主侧身从摊儿上拿起那杆长鞭，笑容可掬地说：“刚才我说过，这长鞭已属于你了，你不把长鞭带走，我今后还怎么做人？谁还与我打交道？”

穆孤：“不！不！是小儿不懂事，只是与你玩闹玩笑而已，何必认真。心爱之物，岂能无幸受之，还是自己留用吧！”说完，掉转马头就要赶路。

谁知，卖主却已绕了个弯儿，跑在马前，把长鞭双手递上道：“君子出语，驷马难追。我已知你小儿要报国出征，这支长鞭算得了什么，或许它能助小将一臂之力，请笑纳！”

穆孤慌忙下马：“你可真是个好德之人。木兰儿，快快接纳长鞭，谢谢这位好人大叔。”

木兰双手接过长鞭，再三施礼谢过，向众乡亲挥动手中的长鞭告辞，扶阿爹上马赶路去了。

木

兰

北
州



第二章

木兰跟随神骠后边一路小跑，傍黑才返回到鲜卑人居住的部落。小弟已在山口台地上等候多时，老远看到木兰和骑着白马的爹爹，蹦蹦跳跳兴奋地边跑边喊：“爹爹、姐……”喊出一个“姐”字，又觉得不对劲儿，赶忙捂着嘴缩了一下脖子跑了过来。木兰双手托起小弟扶在马背上，穆孤揽腰抱住小儿。小弟高兴的呼喊：“我也骑战马喽！我也骑战马喽！”

木兰进屋后，母亲已摆好一桌饭菜。她发现家中还立着一个陌生人。

“这位就是木兰士卒吧？小卒等候多时了，这里有一封信，要求木兰士卒火速送往边关，并归营参战。”说着，从胸口处掏出一封信和一块腰牌递给木兰，“信的背面是去往边关的路线图”说完就要抱拳告辞。木兰全家留他吃饭，他说：“军差在身，不得怠慢”。便匆匆离去。

穆孤对木兰说：“军令如山，兰儿也快快吃饭，吃罢连夜速速赶往边关，不得耽搁。”母亲见此，泪珠滚滚进了里屋。

想到父母年老多病，小弟年幼不能照顾父母。木兰心里阵阵酸楚，吃在嘴里的饭菜味难咽，又不能不吃，怕父母看她吃饭不香更加难过，就边逗着小弟玩边大口大口地咀嚼一番。穆孤吃了几口饭菜，也匆匆进了里屋。不一会儿，父母双双出来。母亲托着一对短剑走到木兰面前。穆孤对木兰道：